

一本书

书写原汁原味的少年生活

□ 范培松

《十二岁以前》是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最新出版的散文作品合集,18篇文章可以当作一座农村小学生的“小型展览馆”。它陈列的图景、写的人和事,大多是小学生日常生活里的林林总总,最热闹的是逢年过节的家常事。

孙卫卫不大喜欢过度运用叙事技巧,要想在他的作品中寻找诸如悬念、烘托、意识流、对比、穿插、比兴等技巧,恐怕会感到失望。他坚持把儿时的生活原汁原味地贡献给他的小读者。笔者认为,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读者的信任。

作者已经步入中年,再回首写少时的事,似乎是“返童”之举。而“返童”并不是简单的“装小”能实现的,“装小”不成反而会变成肉麻。写儿童文学,对主体情感有严格的要求,内心要回荡一种童真情

绪。这种回荡是一种本性的坚持,作者写到儿时的如扒车、春游、午睡、暑假、开学等事,立刻显出了儿时的“原形”。于是我们看到了“我”扒车的撒野(《扒车》)、毁坏树苗的顽劣(《告密》)等。尤其在《午睡》中,把孩子们在午睡时间里的千姿百态写得栩栩如生。少时的“我”借助童真情绪复活了。复活就是创造,复活的“我”已经不是作者少时的“我”了。我想借此机会提醒作者,若明白了这一点,今后创作这类作品,姿态可以更解放,不要被“我”束缚住手脚,让童真情趣装上飞翔的翅膀,写出更有魅力的“我”。

与作者以前的作品相比,本书视野更开阔,写作理念更丰富,表现在他对取材更开放了,尤其是通过写一些少年调皮捣蛋的“坏事”,

传递给孩子们明辨是非的价值观。如《老师“造句”》写了一个谎言:文中的“我”原是老师指定的学习委员,因为“我”和班长有矛盾并且打架,双双被免职。之后一次老师布置用“笔墨纸砚”造句,在课堂上讲评这个造句时,让“我”站在他边上,拿着“我”的练习册,表扬道:“你们看孙卫卫造的句子:他用笔墨纸砚,写出一方天地。”其实,“那个句子,根本不是我造的,是孙老师现编的”。对这个谎言,“我”默认,并偷偷地写入练习册,为老师圆谎。原来,孙老师一直把“我”当“大家的小榜样”,他不希望一次吵架一直影响“我”。于是,他当众夸“我”,让“我”重新抬头,也告诉全班:老师相信犯错的同学能改好。那时候没有“心理辅导”,老师只能用“小谎言”给我一次再起飞的机会。



会。他护住的不只是“我”的脸面,更是“好好干就能被看见”的班级风气。

似乎意犹未尽,作者最后又强调:“原来,孙老师‘造句’背后,藏着他笨拙而又温暖的爱啊!”作为散文,作者是可以站出来直接指点的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,形象本身所隐含的意义,或许比作者的指点更丰富。这篇文章所写的“老师—我—同学”三方交会的情感支架,在一千名少儿读者的心中,会有一千种想象。

来源:《中国艺术报》

书架

《小山和小云》

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



故事发生在灰茫茫的大海中,小山与小云是一对最要好的朋友——小山会赶走小云害怕的一切,小云会唱温柔的歌安慰难过的小山。它们形影不离,在浪花滚滚的世界里彼此守护,只要有对方在就觉得满足。

《逛街》

明天出版社



这本书宛如一本幼儿版的“路上观察学”,让孩子从小在真实生活中培养观察力与想象力,带孩子纯粹的快乐,满足孩子对未知世界的好奇,也是孩子认识生活环境的开始。

文摘

让“真生命”生根发芽,长出有汁液的故事

□ 王雨婷

真生命,不是简单地书写自己经历过的事,更不是以旁观者的视角对生活进行浅尝辄止的观察,而是把自己的喜怒哀乐、成长感悟、生活体验注入字里行间,让它们自己生根发芽,长出有汁液的故事。

作家杨志军曾讲过一个动人的故事。22岁那年,他在玉树杂多县遇到一位藏族妈妈。那时他刚参加工作,下牧区采访,被司机放在一处牛毛帐房前,说一周后来接。帐房前站着一位60多岁的藏族妈妈,见到他,愣了一下,随即笑着把他请进去。

他在藏族妈妈的帐房里住下

来,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——司机把他忘了。妈妈待他如自己的孩子,给他取名“扎西”,教他草原上的生活习惯和藏族的礼仪。一个多月后,司机终于想起去接他。分别时分,妈妈握紧他的手说:“扎西啦,我没有礼物送给你。我念了十万嘛呢,我把十万嘛呢送给你,你带上我的十万嘛呢,这辈子下辈子都扎西德勒。”那段话,全是流利的汉语,仿佛在心里酝酿了很久很久。十万嘛呢(一嘛呢就是一句六字真言:唵嘛呢叭咪吽)是一个人一生的修行,是她准备留给来世的福运。这位

藏族妈妈把它们送给了这个汉族青年。后来作家重返故地寻找这位藏族妈妈,但难以再觅她的踪迹了。他说,“有一种恩情不可回报,因为它只想让你变成恩情的一部分”。几十年后,他将这位藏族妈妈写进了《巴颜喀拉山的孩子》,她成了故事中那位胸怀大爱、宽厚无私的转山奶奶。他笔下那些藏地的孩子、那些雪域的故事,都带着一种直抵人心的温度。藏族妈妈送给他的礼物,他揣了几十年,揣成了生命的一部分,再从笔尖流出来。

来源:《文艺报》

书悟

《桃花溪》:心灵或文化意义的还乡

□ 陈香

多一本书少一本书,对海飞先生而言,其实都已经不重要。他想写下的,一定是从心中满溢而出,想对当下的儿童读者所表达的,想对自己说的。

作家历经生活变迁、人生浮沉,却始终持守着内心的平静与自足;他没有“乡关何处”的无处皈依和怅惘犹疑,是因为他的精神上始终有一个桃花源和瓦尔登湖。吾心自足,又何托于物。而“吾心自足”的象征,作家将其具象化为童年记忆的乡土——这片最没有异己感和让人心神安宁的土地。于

是,过去的乡土记忆就浮出潜意识表层,在过去与现实、回忆与重构中构成艺术张力。

小读者读到的是一个清丽婉约的牧歌田园的故事,看到的是江南水乡诗意的乡间日常生活之流,种种人情风物,淳朴醇厚的民俗;看到的是人类情感的美好,是小主人公与小牛阿福的相遇与别离。而作品中对离别与思念、甚至死亡(小牛阿福极有可能是在这场武大水中已经丧生)的温柔处理,以诗意的方式引导孩子面对生命中的遗憾。

由此,作家笔下的“桃花溪”,

既是自然化的,又是精神化的,是诗化的世界,理想的家园。“桃花溪”那清明透彻的自然风景,醇厚素朴的民俗风情,如同未被俗世经验所侵扰的明净童心。故乡与童年就这样实现了神奇的同构,两者都表征着单纯质朴的精神原乡,作家以诗化的乡土想象构建了他对童年的审美投射。

而成年读者所读到的“桃花溪”是一种寄托情感的乡邦,是心灵意义的“桃花源”,人们以文化或精神意义的还乡,抵御现实的各种不确定和疲惫,抵御来自人生旅途中的种种焦虑与缺憾。

来源:中国作家协会网